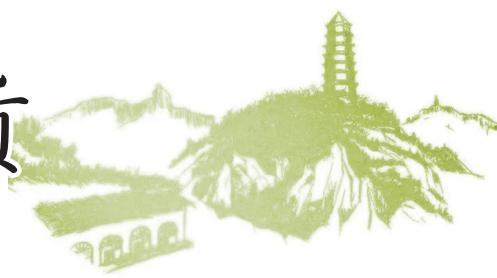


蒋殊讲述

延安的独特气质

蒋殊



阅读三秦大地，革命圣地延安当是开篇。

延安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形，被称为“塞上咽喉”与“军事重镇”，更被誉为“三秦锁钥，五路襟喉”。也因此，当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艰难翻过雪山，穿过岷山，越过六盘山，抵达吴起镇，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后，延安就注定成为一个伟大的地方伫立在国人心里。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，一群伟人扎根此地13年，用过人的才智与胆识，培育出一种独特而卓越的精神，便是永恒而响亮的延安精神。

杨家岭的风里，也透出一种非凡的气质。那是因为，一群开启了新中国的领路人长期与这里同呼吸共命运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一个个高瞻远瞩的号令从这里发出，穿山越岭，抵达四面八方，换回胜利的捷报。今天走进，穿越岁月时空，还能看到当年“七大”谱写的光辉篇章，感受南泥湾开荒的动人场面，还有，对新文学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上，那嘹亮的声音，仍回响在耳边。

杨家岭的窑洞，就是陕北最简单的土窑洞，依山而挖，土里土气。可这简陋的窑洞又非同凡响。就是在这里，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会面；还是在这里，他大手挥出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

虎”的惊世宣言！

充满战争与硝烟的杨家岭，并非全是冰冷的刀锋，也会有浪漫涌动。邓小平与卓琳、孔原与许明，双双在这里喜结连理。他们的婚礼进行曲中，点缀着一道别致的音符，那就是远方传来的炮声与枪声。

那样艰苦、复杂、困难的处境中，得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，身边日日有温情流动，战斗的力量也必然会与众不同。

有人说，与杨家岭相比，枣园更田园。确实，这座园林中不仅走出刘少奇与王光美这对情侣，光阴中至今镌刻着刀光与柔情携手走过的印记。追悼张思德的哀乐在上空时隐时现，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呼喊回荡耳边。

据说，蒋介石于1947年曾来延安，特意到了枣园。他紧锁的眉头里，卷着太多疑虑：在这样不起眼的窑洞中，毛泽东非凡的谋略与卓绝的斗志从何而来？

延安的惊艳，不仅仅在它的红，比如清凉山。走进之前的想象里，它仅仅是一座山。那几天气温一直很高，没想到一到清凉山脚下，迎过来的竟是呼啦啦一股清凉的风。既是清凉山，人们便笑着接受了这一独特的迎客方式，纷纷打开行李箱

添加衣服。

一脚踏入万佛洞，前面，后面；上面，下面；左面，右面——目之所及，全是佛。大的，小的；站的，卧的；思考的，含笑的……不一而足。导游说共有11014尊，故称万佛洞。天然的石壁，天然的佛。自唐以来，相携相偎，一路走到今天。

更让人惊奇的是，从1937年初到1947年，中央印刷厂的车间就设在万佛洞及周边大小寺庙里。延安的红色风，以这样的方式吹上清凉山，长达整整10年。

想那时，中央党报委员会、新华通讯社、解放日报社、延安新华广播电台、中央印刷厂、新华书店等众多中央级新闻出版单位齐聚清凉山，共谱抗战大事。一道道红色的电波、一张张振奋的捷报、一份份绝密的消息、一声声战斗的号角，拨开弥漫的烽火，前赴后继，飞出清凉山，越过凤凰山，翻过宝塔山，跨过延河水，传向急切盼望它们的远方。

有远方，就会有诗。陈毅元帅挥毫相问：“试问九州谁做主？万众瞩目清凉山！”

杨家岭、枣园、清凉山，共同构成延安的独特气质，相携展开博大的胸怀，护佑着一群执着坚守信仰的人走出困境，开创出一个崭新时代。



诗意满杏园

张文芝

夏至刚过，我们桃园诗社一行20余人去天龙山采风。

一路上，车内欢声笑语，车外绿树成荫，微风习习。车行近40分钟，便进入了天龙山景区。满目苍翠欲滴，充满勃勃生机。当车开到天龙山网红桥，我们探出头，好奇地欣赏着玉带似的网红桥缠绕在山间高空。它高低有致，盘旋而上，十分壮观。

经过一段山路，车缓缓进入宽阔的山谷杏园。黄中嵌绿，绿中有黄，红杏儿树一望无际，硕果累累的场景，让大家欢呼雀跃。转眼间，人们已进入杏林深处，享受杏儿的甜润。

86岁高龄的赵玉兰老师穿着素雅的衣裙，站在杏树下。杏儿映照着她的脸庞，她的笑容感染着我们。

那边，83岁的孟月卿老师手拄拐杖，投入地采摘，将一个个杏儿轻轻放进纸箱中。孟老师是一个快手诗人，她一边采摘，一边已在酝酿诗词。休息时，在红杏枝头的树下，她深情朗诵自己的作品：“天龙幽雅自葱茏，夏至园林杏正红。摘采骚人喧笑语，如诗如画乐无穷。”

紧接着，张兴旺老师也激情满满，朗诵了自己的作品：“……真诚红杏忘羞涩，谦逊枝梢把客迎。莫道游人伸手快，童心重返比年轻。”

这边吟罢那边接，吉学斌、孔德芳、李海霞、杨海风等都陆续朗诵了自己的作品。美好的时光，有诗词为伴，有杏园为背景，真是美好的享受。

突然，一棵结满了小桃般大小果实的杏树吸引了我们，那里的杏儿又大又红，特别诱人。我们欢快地跑过去欣赏着、赞美着，啧啧称奇地看着这棵树。充足的阳光、美好的环境赋予了它亮丽的色彩和丰硕的果实。

欢愉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分别的时刻转瞬即来。大家带着盎然的诗意满载而归。

北大寺荷塘边的晚餐

周巍红

晋祠公园对面的北大寺村有百亩荷花池，每年夏天，荷花争相斗艳，风吹荷叶，飘香十里。这就是久负盛名的“大寺荷风”，晋祠外八景之一。

每年夏天，我们都会来这里几次，一同欣赏荷塘之美。或是某个清晨，或是某个黄昏时分，或是某个细雨绵绵的日子。

在南方，荷花池更常见一些，我们村子附近很多池塘里都有荷。

小时候的盛夏时节，我们三五个小伙伴经常去抠莲子、摘荷叶，到秋天的时候就去挖莲藕。如果遇到突下雷阵雨，我们就会到荷塘采片大荷叶，盖在头上当雨伞。

荷全身都是宝贝。莲子可以吃，可以入药；荷叶可以入药，还可以做菜。比较出名的菜就是“荷叶鸡”，小时候家里经常做，荷叶香和鸡肉香味混合在一起，那香味现在想起来也让人直流口水。

或许是被这样一种乡愁情怀牵引着，每当夏季来临，心底总渴望着去亲近荷花。

前几天，我答应孩子期末考试完请她吃火锅。那天，我灵机一动，有了别出心裁的安排：去吃荷塘火锅！

下班时路过超市买了食材，6点多，我们到了荷塘边。

荷香阵阵，远远就能闻见。黄昏时分，阳光收敛了它的火热，把山峰刷成了金色，把云彩涂上了金黄。

荷花朵朵含苞待放，清新脱俗。莲叶婷婷舒展，千姿百态，这就是朱自清笔下“亭亭玉立的舞女的裙”。

就这样，我们支起桌椅，来一场荷塘火锅。

夕阳缓缓，余晖像一盏变色的舞台灯光，由明亮走向昏黄。我看见了荷花悄然地迎风绽放，我看见荷叶迎着晚风翩翩起舞，青蛙开始了伴奏：“呱……呱呱……呱呱呱”，连蚊虫也个个赶着夜色来临前欢呼雀跃：“嗡嗡……嗡……”

这是一场黄昏时分的荷塘舞台剧。

锅底沸腾了，一颗颗丸子、一片片肉片、一朵朵香菇……在微火的加持下，翻滚雀跃，仿佛加入了这一场盛大的演出。

很庆幸，我们欣赏了一场别样的含餐演出。

吃完火锅，我们来到了荷塘南侧的稻田。

稻田边，田埂上，草木繁茂，蜻蜓立枝，虫儿飞舞。晚霞照耀下，它们自信、自由、无所顾忌地葱茏着。

天边，那一道金色，是阳光在与这一片绿意作别。我们沉入其中，感受着黑夜蹒跚而来，缓缓淹没周边明亮的颜色。

黑夜蔓延下来，盛大的演出闭幕了。